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

五十四

墓誌銘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受冲

佑觀虞公墓誌銘

粵自高皇帝狩抗之旬月二凶奮亂時
則有魏忠獻張公帥師勤王錄是被遇以
克復神州為己任阨於嫚秦志不得施封
寇崇茲凡二十有四年以啓金場候之侮
時則又有雍忠肅虞公殲虜于采石于瓜
州而煬為僂繇是一被遇與魏公同心一
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弃地歸俘之

議一得卒其志蓋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
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荏苒適遭其
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
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實二子爲世儒宗
爲時吏師雖公之子孫日以著大而又有
如提刑公聲善徒義克詔正學以快厥家
或又曰天固未嘗夢夢也然而足猶以善
惡之報妄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
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
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爲然哉凡以事其心
耳事其心則事大也日由乎天理之中則
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字仲易
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

仲子也雖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
六月公與今邛州守方簡生語公喜曰吾
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
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雖公以武安之
節立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
年雖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輔以歸執
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
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尼故相趙文定公奇
其子以子妻之仕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
六年未肯出任再舉于禮部年二十有六
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
丞丁母寶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
鈐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

州推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
知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
于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
未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
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
冲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
敢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
醫茶馬司公旦理邑事晡趨莫府細大畢
舉縣庠久圯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
進見有待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
關曰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利
之辨訟牒用稀正社授增豐津公其血繕

列四十三

列四十二

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
學宮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肄經學
為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
萬公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
節縮少府浮費代為之且請于臺祠以上
諸朝定為久比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
將趨召察之命部使者惑于浮言左公之
行未幾起家為守又為御史李捕所劾凡
七年居閒聚同產子而教之親仁友善安
士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盜
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公
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可
以弗之恤久之詎勉就辟首請收人才明

卷之三十六

三

公賞厚犒給以給人心抽還忠義人之配
隸內郡以者紆邊人之憤又請綾科內三
路饒天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我
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帥
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敗關隘利州東路
都統制李貴趨去天水早郊皆被兵而西
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才地分非
己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然
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師而人裁
三縉耳今宜有增益於是眎舊三陪次河
邀帥眎師以作士氣次魚關以書抵師謂
不當分折軍分不當遣考弱乘邊又當遣
吏賑恤天水早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河

池擽主將集創痍之上躬自犒勞上皆感
說次西和召劉昌祖替之曰必復早郊
池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執
以鄉秦輩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火
社株平虜之守湫池資糧在焉
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
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人
恨虜殘虐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其
生事每以越境為戒人情憤鬱公白紳請
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故
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谷
遺某變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早郊下是
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聞之無小無大

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士
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贊虜之
愛婿也公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鞏秦
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制司
參議官魏邗佐至乃以密劄諭昌祖抽還
忠義人衆大憤折矢倒戈散而為盜于是
皇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檄審官統
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
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二十千
數日問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
張壽引軍還牽制之說至是益信十二年
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
司越竟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

年麥卜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
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餼不給下四川州縣
括絕戶田產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
下所部歸所斂而繼絕焉鄭損塗炭衣冠
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
鄭疑其代己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
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
鄭毋為己甚有比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
遇之俾為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
致有反則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鬱不得
伸凡五上歸休之請寶慶元年十有二月
裁被報可之命即日上海道漢中士民攀號
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駐上殆有

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
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
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
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善惡惡
惟義是比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
七月鄭卒以譟詞劾公鑄秩罷祠公亦不
以怨尤也厥三年韃虜始入寇鄭弃階鳳
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內郡公移書趙敏若
力持不可屬何進母去西和屬成都轉運
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是貳年秋
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
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珪迪功郎監雅州
廬山縣酒稅奭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

郎趙壻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
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
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秋知榮州
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婚嫁一以身
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
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求者輻湊公
精力絕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日啟
飛鴈耳節鳴鼓者援筆爲文雋明踴厲詞
辨鋒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札部謂世繇
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
是盡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
然會心爲鈐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
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

章李思永脩己延平張子貞士徐漢嘉薛仲章絃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與切瑳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佐四川莫府傾蓋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章相尚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雖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爲榜曰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綿州後則又弃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爲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

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漢習以益所未至大抵曠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獮謂人曰湘中胡張子疏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末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昌子謨嘗從容乾論二五皆言大人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特義不同因相與問辨由是交定平生論著有語解詩說皆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虛席爨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吊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

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直亦為文以弔
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
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傑人亦服
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
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于正也然
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
實故忘為之主愈欵而愈實愈久則愈明
或者唯博之矜若可以詳世取榮然氣為
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始銳而終惰始
明而終闇者矣學乎學乎其詎覽詞章之
謂乎既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
嘉定府龍遊縣熊耳陝震山之原與趙宣
人同也異域而使其第號與公之門人范

義公時韓以子同產兄高南淑謫之狀
予于靖曰奇者厥友之會于嘗有位焉而
麗習觀學道同志合莫子若也某道之能
敢以系子子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
乎銘曰

維忠肅公剪戎指華以毅有邦以功有容
於維仲孫離祖是則咀嚙聖言浩然彌得
愈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在
摧哀不懼見義必為死焉明氣改質移
匪光祿有子忠肅有終維蜀有人鑑死而
固存

宋故籍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其惟乾道淳熙之盛俊乂鑑出祖宗德澤

之憾前哲風流之被回非一日亦惟茂
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時官無小士
無遠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謔
玄發人知疑心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
備對天然故事有中矣不可訛也人有能
否不可論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土公自
中以中書善善人王公蘭特薦召赴都堂審
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長
又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
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為動
容徐出一紙玩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
蓄只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為亂又
其甚也至臣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為寒心

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
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
事故自正觀至開元百三十之間戰勝攻
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改天下大亂
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
遠謀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
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
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為民
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
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
屯田曰宮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
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
佃田曰自陳續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
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兩禁軍縣曰弓手鎮
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
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
有池城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
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送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
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
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
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上中下三等以精卒
配之多者至三五千入少者不下數百人
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
其田稅六七千畝家無常入人無常數取

其強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
知書於者知耻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
客爲卒卒五人以某生戶爲伍長而免田
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
衆軍愈衆者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
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
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添民者官更量給
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而募民爲卒矣
于是因民田之近於州者三十里內皆使
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
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
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
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

分為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
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
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
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
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為之
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
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為堡障戰守之
具依險負阻祖度經營務合事宜名其軍
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
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
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軍田也如
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
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

爭死歎其與族寓之軍闡國先嶺者功獨
萬矣積以數年中衛軍益途官軍缺者勿
補軍益強費益省以復之後即推其法於
西北而衛屯之軍為天下矣然又當先
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為之守令
將師授以方畧責以事攻賢馬則久其任
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能諸
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
勞逸增設鑄以給其資置平糶以收其利
遷核照集適於便宜者軒行於是練沿江
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所之軍以為順
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
今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

翹楚之方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為卒
化卒為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疎足以
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草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虜若
倡紅來寇則情野入守虜攻一處必虞諸
處之師勢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
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
疆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
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
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
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裕盡衆
善無一毫差舛則此方豪傑舍二百年父
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賞觀自昔

列五十三

一與王之世必有志合道國之士此不可多
得傳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陛下必已有
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從惟所在州縣或
連徽城以少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元
建安所倚賴風俗矣由美姦盜矣由朕或
重用之又符何以勝仕奏對之明日特命
政令入官除籍田今數語大臣朕急苟用
自中可與超邁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有
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有
相得之素一朝陳謀問對蜂出無慮數千
百言子其孺歟後四十年通用紹興
王自強以書抵金曰吾兄道夫有經世大
慮受考禿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

皇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

五年八月癸未賡志以沒厥十有一月葬
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志其壙今
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陞院
無傳敢狀其事以惟子也請收狀王氏系
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溫之蒲門高祖
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不
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魯虎佐累贈朝請
郎毋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為長氣度超絕
年十八丞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
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參知政
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希禮部侍郎王十
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原朝廷議遣歸正
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疏

固爭其意謂朝廷內虛無賢撥時相怒
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
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
前欲從怒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
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
處于是遣之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
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
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
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職也得書大悅率同
列白其事以郊霑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
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
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
就試兩浙轉運司為詩賦第一四年再舉

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為詳定官謂
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射
中第一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褚
脩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
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風
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敷買六
合築城郭州縣權之興勿敢言公乃言曰
半賑為虐而逸臣遷請城築且以斡黃舒
和無為五郡言之執以片計二百二十二
萬片一十八斤為錢三千六百重入荷四
片為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
也燕用其說入兩賢之其後為令奉常會
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遂公王魯公

謂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為御史則朝士
皆當束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廢不得可
遂誅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
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言上書時韓在
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
蔡邵州必勝陞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
自中本無事等間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
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在邊郡辭
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邳州通判十
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諭宰
執以見闕邊邵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
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
為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減常貸直

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為用紹熙二年入見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之譽入問常時作郡來當為何官欲留之公謝曰朝列省不相樂者帝曰朕嗣位之日壽皇言卿可用今朕記取公固辭翌日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近即孰閑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為政簡靜知大體六邑多逋負公為寬補解之縉嚴當上之教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暮年被命奏事丁大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掇拾蔣疏再論公四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朝廷察其非辜畀以祠祿五年詔填興化

注尉者憚使者不設前仲甫自解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利爭銅山凡步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蓋其律已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黃茆平諸若歲比不登流萃蔽野俾君諸若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駒聞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曰其好我遠且遣親信吏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然若去郡遠脫有便旨謹毋以為罪既至閱其所授之日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為賑之散米幾三之二民舉手加

額而郡以其遠令執吏以歸于獄使誣螻
 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為是獲譴吾甘心
 焉不然請以松帑價守素貪狼莫敢其非
 是既聞米餘米散怒稍正及反命守取過
 亦以他辭為解龍遊滿歲或人有持省符
 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為守上其
 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
 勢奪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吏持以
 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投之以授代者會范
 君移漕節即以温江尉處仲甫諸臺舉牘
 皆至關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
 歸重為歲當校士以日青辨使者迫促上

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押得仲甫所
 為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謝曰身
 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
 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于朝請加旌
 異以激競類宇文侯紹武亦言于朝且皆
 為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
 轉通直郎致任嗚呼士之為宰凡以求其
 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傳友習必
 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
 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篋衍中物控搏維
 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視仲甫老不待年
 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哀其遺文有孟
 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国名臣論說齋文集

藏于家工篆隸人爭得之取同邑費氏先
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挺兩女子長適
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雜
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
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午墓在鹽
泉鄉思泉什耐承事府君之右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昏不知利欲攸熾
於維仲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耻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 潼川州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

墓誌銘 渠陽集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漢張公行使父湖北書
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
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
中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
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
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既
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社自
如得之無補祗以示弱而况殘金易酋外

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
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
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
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
之請則或從或却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本科目之弊互送
苞苴之弊苛歛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
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疏入上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
焉未幾寧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相
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
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皇帝自外郎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
之勞欲報之德眎孝宗宜有加等又以
宰執率百官請大毋同聽政表至七上公
復以書抵宰相謂英宗以疾仁哲以
幼則毋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
聖出於勉强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
生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
君長矣若姑援以為請此亦中策未嘗制
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
若沐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
庶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
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
言今撮其要著十篇一日天人之應捷于

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
書東淮狂悖游興通者客星為妖太白見
先乎孝而送死尤為大事自漢景並緣吏
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誦千載惟我祖
宗定為宮中之禮孝宗皇帝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迨寧考以嫡孫承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
寺受成胥吏開端聽釋未嘗以義折衷今
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請者蓋再期而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人

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茲
甚况人生執喪于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
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
異宮憲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
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
為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
為盛今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
而聞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
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以世俗之見
而表儀天下者亦為之乎太后撫時觸
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為陛下
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
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

豫講風定將恐俚語乘間而入竊考累朝元配始于潜邸惟仁哲澤配于承祧之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冊六禮備舉尤爲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而叶公議耳五曰處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迹自明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是之思臣所以不辭也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直言止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教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起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脩如柴中行陳孔碩揚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措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况邇來世俗取人以名節爲

矯激以忠謹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
厚為無用以趣辨為強敏以拱嘿為靖共
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
不遇小才見親以識者所憂 陛下安得
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口
益民生益蕙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
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
縉紳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
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役吏役僧寺道
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
其避讓媒進仕七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
搖殆邪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
價為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自輪對

以其伯父宣公 孝宗語告上當求曉
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
臣必求犯顏取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
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正
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
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與
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謂異乎大學之道數
予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學問
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為
詩以送之時諸賢如負希元丁文伯洪彝
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予亦

追官號賜授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為朋比
免所居官子由潭趨靖會公歸自朝相與
勉釋干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子宿
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
為已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之道
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月從
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為之治喪
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續年五
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葬我
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霽泉山某岡墓門
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獻子奉
遺令以請會子蒙恩西歸道瓦谿遇使人
于塗乃為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壙厥

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獻子又遺予書曰吾
子之辱貶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錄諸石
矣今將以十一月八日即窆匠事既嚴失
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無
慍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某敢辭公諱
忠怒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
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
射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諱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
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大夫人臨卽計
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節
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三年差捉領建康

府戶部贍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
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
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
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
擢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入
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
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
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
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
明年末對除先田郎中七月丁母憂十五
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

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
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丙月落職除
兩京罷紹定二年復元官進直寶章閣提
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
轉一官致仕元配正氏繼室趙皆贈宜人
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
安府尹王溉之致莫府時韓侂胄權勢熏
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
告公獨曰尹歸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
覘其為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正公資之
吳公獮黃公頰帥相蔡公戡磨公躅仁皆
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為
丞沅守澧率為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

日太宮鷓鴣為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
 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為湖州治勢家門卒
 之暴民者逮復湖卒以振士風蠲下戶積
 逋凡泉帛縷粟之征為數甚夥宣城夏旱
 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鬻度僧牒
 截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招糶以責
 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覘常平使者以
 是耶為汙人不更遣官既而朝廷撥賜
 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
 濟而不復雜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
 月喪及春莫使者欲勿勸雜公慮來日尚
 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
 見既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

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
 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
 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八請出
 鹽鈔募民僧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
 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勒黃襄
 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
 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厭世又如以予嘗評
 公孜孜體國以忠獻撥煩剗劇似端明爰
 暨中身歛華歸實則益有志乎宣公義理
 之孝而死不待年齋限泉壤人謂實錄云
 銘曰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
 言至計炳炳大誼挫抑彌仲繞壬靡忌人
 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孝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于進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子澳始自上庠賜第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久未有識潤蓋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澧魯公為輩行蘇公之大父待魯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

發教其先美者固不計夫世之入近人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教行下以其曾王父母王父母四銘以來始余所漕東川潤為之屬知潤為最久今又參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鄉字于長曾王父惠王父革皆溫德不仕父安邦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仕為含山尉會昌承以宣義即致其事晚湯氏生四男于君其次也幼質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堦又從任公盡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絺章繪句為事舉紹興一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戶參軍未上會婦翁南彦國帥淮西

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
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下
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
非吾當誰託乃解官護其藉以歸改教授
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懼外
艱任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脩學舍
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公大
較如以既舉王及柎忽寢疾乃卒得年五
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樞密
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以胡生六子男曰
准連源潛潤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人君
平生清苦急義不靳人知事親盡道
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蓋其學志于自得

耻為絺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齋
中物秋毫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
悉以歸其兄人推不役志于貨利辭辭受取
予惟義之權則曾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
躰而其耦事涉變有不可奪有不肯為者
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
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鑿十篇
覆瓿集二十卷集枉子美詩若干卷藏于
家銘曰

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虜襲未詳世取妍
篤哉徐君雖誘弗挺雖撓弗奪雖窮益堅
屈信之度寒暑相嬲是開厥紹替替有延
李仲父墓誌銘

吾友李仲父生而秀晤七歲彊記過人十
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
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哭泣
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
州州學教授遷以喪返中父號于殯廟曰
其自今無望於斯世矣下宅兆以塋重親
求菽水以養嬪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
如是而已矣貧無澹儲受徒以自給積歲
累目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于學少所誦
習省記無遺至是溫尋而增益之嘗館于
大邑劉氏因痔痛亂心誓為詩曰生道由
來買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
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絲是隨事習察精

功明者所經義疏諸字有氏靡不究研出
別門人亦則第若從旁代讀氣聽色受
讀三諷末數十過融液淡洽乃止人有問
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
七該暢音欲為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遷於
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言每謂大極
大衍相為表裏義易周經相為卦用尋繫
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必之于書
亦未及為之而精辨識固已月異歲殊
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
而不聞大道雖產勞沒匿知其無以死也
疾病語不及松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于絕唱

呼非嘗旋事于斯而實有早也矣知道為
何物死為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倏之季
益加微治之中所造當不止是國朝以學
拔育才以科一似本取工濟時論後亦盛矣
然而名公誰儒有不必皆自利舉而學
校進者辨其取務六科白紐綴之文靡聞
士氣揣摩迎合之說身喪心術以位天地
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陰驅潛誘以
沒其身曾不暇及觀內索以事其所當事
足故有能以言行家身垂世者非蚤自拔
俗則晚而有間以章父之才之敏雖不可
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
角各場利區何鄉刑克是則中久矣遭

家多難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
觸慮增知乃以是葆先襲明觀身於良觀
心于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然
則士之學果在頭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
就之分束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
翁先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亦除
館待之中父必以復先為從遠太府卿張
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中父
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後郡
守以禮踵起之張義立方尤卷卷焉幸誠
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適逢余前後家居
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諸生
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先安

貧樂道與中父為久敬交中父名齋以喜
告德先為之銘文翁事申父尤謹飲食臥
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
又為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
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黃中
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蓋
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恩按李氏係
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禧宗西幸入
西祖暉五代時為臨邛錢監徙大邑令因
家于邛曾祖寔不仕祖名孫以淳熙賜高
季壽到脩職初考諱丙仲妣吳氏費氏十
父皆諱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日章
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後諸父女

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以嘉定十四
年十二月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
年墓在縣鄉山銘曰

形容甚矐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
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空匪廬其居廣居
升沈榮枯物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

知江源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銘

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據西和襲天水
奪散關故阜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
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源縣受徵權通判
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教有
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
為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

則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
統領張鈞復湫地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
進取之基虜之渠率既三府相公者為我
軍所勝君清乘虜氣索鼓行進襲且虜忿
於敗讟於怒其勢必深入虜法嚴酷失主
將則部曲連坐其勢命必致命于我我以
下勝之餘將驕卒惰夫以將將墮卒而當
怒冠吾甚懼焉師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
病會終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
忠義軍迫於散遣之今制戈內向虜因之
天入西和成州及和池將利大潭皆莽為
盜藪君之言皆信而師無所歸答則以避
事劾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白便朱

是岳州通判呂櫛屬君代幾紀凡二年比
去以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闕
知入經總制錢厝為嫁禍之媒即以返于
府人代召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
鐫一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量移常德
府寶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
于寓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迂岳也予
與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
可孝嚴同自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趨未
嘗見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
貳固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
之嫌其後徙全又言呂櫛之饋益禦人于
貨之頑而馬則受禦也况知其為禦既遠

己之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
然而棲遲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寡
之將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竭墓道
之銘予不敢舞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
晉之臨汾魯祖周祖彥皇通直郎紹興三
十一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
七月生于郡齋其冬遇王師吊伐通直起
義內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
莊靖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
鄉于類者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
相繼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禮服除廬墓不
出或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畜妻
子計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強起之調漢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系贈
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辭申者十有四年指權
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
大夫由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
旁緣吮剝詭取陰奪者以皆無以議為或
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
而不能慮終知救不永厥德什亦二三或
毋問弗克惟既厥心竟一分則有一分之
益以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
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

聚之素而問辨逆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
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一
合以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庭臣
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
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歲租與貿易
利州諸處夏秋稅劑者凡十九萬其百二
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
制其勢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
饒於費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
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
姑違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謂四五等所科
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
詔范成大同李疾速相度聞奏范公

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領餉尚留漢中
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數
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數下二等戶若官
司自糴下戶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
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
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求除五十
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
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畧曰六十萬石米
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
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
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畢誠
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
降度僧深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

計自可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
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
乏興民不加賦嚴撥其大者十一條以獻
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閩吳洋與
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
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侵
歛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
得自舉辟四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放頭
子勛合鈔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
賞罰六請民戶賣糧準納賦役七請聽臣
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勸
糴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
弊九謂官糴斷可以行遇有調發或未免

暫科事已而復散先事而言十謂仍舊以
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謂總領所
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賦事則諸司不得
與願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
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割屬
公也公奏以臣所總財計制司不得而盡
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糴有
無增價公奏夫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
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
何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利
閩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關外以小價科民
糧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
通變臣今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

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共則歲幹百餘萬不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般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閬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後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

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遂露底裏以告於范久之范亦舍然信服連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敝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余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賦準糧通

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
 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
 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益
 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
 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
 列姓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初
 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
 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孝廟
 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淳言
 異論始疑於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
 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
 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米
 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既飲食

視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百篇而
 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
 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辛執進呈
 范成大奏閔以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
 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矣乃知民力不
 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閔外
 今從李繫之請及免蜀口和糴為惠尤廣
 乃自倉部迂太府少卿及范公召逐上首
 問可保其久行否范曰繫以身任此事臣
 以身保繫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
 其後如益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第奏
 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

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
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
裁柳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減里宗室
內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
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亦復削去
今於公乃無所吝若以其生未及月而公
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
獲交于公之子璟瑀嘗以公罷糴本末俾
議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
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
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
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
剛中故事乃撮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

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璣
璣生牧牧相趙因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
車之曾孫曰秉徙領川秉之六世孫就徙
江夏秉之七世孫頡徙南鄭頡生邵邵生
固皆漢三公孫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
大父講贈承事郎父馭以公陸朝贈朝奉
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
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太梁浮淮泗江浙
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
以詞賦再舉於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
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
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
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

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
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關又攝事改攝通
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
點刑獄勃羗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
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
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
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
太府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
奉大夫以長子景陞朝贈朝議大夫以仲
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
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
區劃平允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
公白郡廣贍養之曰請于朝贈薦迭之曰

眉山號不易治曰以不可以力操也具為
科條能使百姓知孝弟忠信故自愛重而
取犯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
以常與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設自白公
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
託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略曰今劍北諸州
千里蕭然久而不甦必為盜賊往年有納
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於餉所不
下教千萬今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
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喪其少瘳乎四路故
輸絹于利近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閔外
諸軍得絹僅鬻半直公白制置使盡令民
冬輸正色估錢之半正不過五千而給軍

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便時頭子勘合錢皆
增舊數公控于諸司大畧謂頭子錢昔者
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
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
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
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
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
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
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
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勘郵民隱不有司
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於詔令數
下于亭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
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虛額是

每年所取不滿百萬其難澀如是議者乃
復設術故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
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入莫
之悟為矣說者盜臣之下如也公不推職
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茲數事亦
可畧見攝通判彭州總閱月償宿逋五萬
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於州石五千又移
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
餉者復支移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
屯石亦千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
勝此三役錄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
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請請于
諸司檢放振郵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

戶而期會滋急公謂常平免役令義倉穀
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
奏公乃如令減價出糴以價錢貸下戶仍
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
以茅粘易米備粥溢楮衣親衣食之所活
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
可又為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
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邛
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蠶起而綿獨按堵
然後知公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
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
以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
故民窮盜起不異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

分然義倉二萬緡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十
餘且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向以給之况
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其必上
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
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邛
之患二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震新
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據借民稅多至十
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卜萬之
額且不能越矣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
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浦江鹽井
歲久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權之以
以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
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

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
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曰
輸不過六十擔擔爲六十斤價十有四千
九減鹽十萬八千餘斤爲緡錢七萬五千
牢盆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權州不與
焉公之勇於爲善類以永康之民出入蠶
崖閔者有征公爲之弛禁凡三百萬緡而
小家有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
役之征比旁近郡爲夥公又斥郡帑之餘
爲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
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後制置晁公
上其勞詔迁尤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
上其最詔又迁尤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

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
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
十萬人沈黎青羗吐蕃首領兒奴結等鈔
邊數百里創殘公度凡拆坂戶輸而人撫
之貸米粟五千百石有奇耕牛黎鋤之屬
四千有奇丞相葉公某嘗欲以推酌鬻之
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曰鬻酒二
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十
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
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應令而繇興蕩產亡
身者十五六矣與東南酒坊不可絜論也
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
爲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敷在民間其爲害

甚於官擁也。諫者聽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挺提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收充。有妨茶馬司。歲額况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管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盛、張德遠皆以罪罷。稟乞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况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驕。羗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詎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推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

援以為詞。從之。與挪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其必開二司之隙。况璘護送鬻馬蕃客。以防抄掠。今挺乃抽索吏人。須知其必各有行移。玄相牽制。臣反復思惟。無一而可。是時吳氏擁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蚤夜孜孜。九以請禱。矜恤者靡微不至。盡是時。劔外九州和糴。與元為多。又以馬運所繇。芻秣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密訪民病。有媪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嘆。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灾傷。閔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

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
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泉省計截糴
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
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
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與
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
勇軍皆與義士一躰異名蓋陝西弓箭手
法非調發不得差使今只元府都統司欲
以義士看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
把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比修成專法詔
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
差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烏合禁軍差替鄉
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守關看烽

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尚書法之
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小志甲軍兵弓
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義軍不同始
因宣撫使張浚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
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
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
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
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
若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
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以農隙教
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繼
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
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與洋等州義士

并金州保勝軍未嘗羗使自當依制置司
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
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閔看烽番上教
閱請仍依父例推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
之不為苟同又類矣而於吳氏之專橫尤
切切致竟焉先是公率眉山日較成都轉
運司進士因策間極言父假兵柄之患忌
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忿暨
公領餉事挺縲奏謂軍食陳腐龍劍未鹿
黑孝廟內班允再賜公公奏以士實不同
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繁曉了如
其於是捐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
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原

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
機關春秋集解又採摭羣書自春秋迄戰
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
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
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志筌集
雍露碎珠有歸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
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示鼓舞集
經總條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推收集山南
雜記帥閩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
奏免和糴錄目錄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
書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一
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
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

應辰晁公公邈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杏
公齋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才如宋
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揚公甲韓公
炳黃公裳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
子震王公咨費公士斌其後各有以自見
于時癩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
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
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毋大宜人以孝謹
稱毋得風痺之疾扶侍者瓜輒侵膚公以
身嘗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故有
無相通無一間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芝
望臨一時講論賡酬第兄自爲知己公娶
史氏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

祖文老皆早卒璟用薦者改宣教郎尋以
通直郎致仕瑀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
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
寬民承直郎僉書資州判官澤民特仕郎
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
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
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鴻鳴鄉思恩
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大小相維是保是師
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
溺飢斯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權
利害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
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內

拾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躰者乎

宣義郎致仕年君墓誌銘

隆井研年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已穎異不凡予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爲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摘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刘文節公題詩予不佞幸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盡然人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已所獨覺人未及知而見乎善龜夢稷發於聲音笑貌且不可

揜况刑於室家行乎州里鍾手祚嗣望而知爲有德君子也錫之號榮播之歌詩曾是以爲顯邪予迂靖未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棄諸孤猶持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喪吾母焉桂也薰未即殯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父母於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請于同年友大府寺丞吳叔未沫狀吾父之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者也吾弗設他有請也按伏君諱忻字伯廣年氏系於陵陽爲著姓自入國朝奉制科第進士代不乏人族大派分其居翳嘶中峯之趾者君之先也均順之亂盡室遇害惟擇

子允良有姑未并覆之以甕得免姑又撫
而教之牟氏之不絕如綫繫姑是賴姑於
君七世矣允良生昭象錄是子孫蕃衍為
三嵎詩書家君之考諱格取跨蓋李氏無
子與從兄某之妻兄弟也乃取其季子子
之是為君事父母不啻已出始時外家全
盛比徒井研貲產日屈叔父時兩通判成
都府夫人遷依馬會有疾疫君并失怙恃
跣護歸故山道疾血嘔見者咸為出涕比
歸謂從父弟森曰吾兄弟孤子而兩世六
喪未葬事有大於共者乎俄而得 殆若
有相貧不能自振為後學師歲資束修以
給屢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息寡言笑

人與言不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為閭友責
其欺他日與言又欺之信如故東隣不戒
于火積鐵盡露倉皇問請君主之君取以
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於鄉閭類以桂
始仕龍水公祝於彌曰書生初筮毋苟得
毋濫刑官無小為朝廷愛惜百姓不獨為
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於富順于金水
則君已倦行英疾作桂竭告首侍猶卧芝
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升
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孺人間闕百罹克
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
三人長即栢今為奉議郎知什邛縣未上
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

而嫻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為無人
及迂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
蔣成文公順辱從子游皆通經窮理益信
士之賢不止以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
予曰吾舅鬱林君將築敢以銘請且狀其
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相縣人陶氏
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
有弼者為東上閤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
文皆寓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兆村者
乃其派也遠祖頌嘗遊大學仕至將作監
主簿曾祖鎔繇舍法升胄庠仕至潯州推
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宰不仕父森脩職郎
監衡州來陽縣西唐姓唐氏君自幼資稟

軼羣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
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鄉舉會學
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
少伸乃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
改注潯州司理參軍尋乏官久始至無居
損奉以築室闢軒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
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柱平縣彫弊科罰
煩請于州曰如是則可為否則有去耳州
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蓋罰
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為擾有妄獲平民為
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按實
君為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潯四年以舉
主三負聞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宣文

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為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至者君不為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賜闋廣右臺閩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文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蕘年七十有二公為人

孫十九

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燕喜無稍容臨事有大慮為文尚理致宗山位于朝家間往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誣其邦之人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為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為少况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達枉疏滯為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設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友所逮見聞者若坳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圻

續卒次遠次均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賓度
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
君于栗山仔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羊而嗇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
之則日暎而途窮揚清風兮溥邕識遺恨
兮幽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潼川日錄事參軍馮君甲有士行予
知之未及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
久而未有聞或曰以疾去矣予未之信也
後數年遷靖甲以書來曰我先君以開禧
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
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艮山卯穴今墓木拱
矣而未敢以銘其窆昔歲幸備僚吏將以
請而弗之敢既而疾病連年幾不能生今
幸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控于執事
子執書慨然曰昔負蔽賢之過未有以贖

也乃弟果郤馮氏之始以畢萬支了食采
馮亭為氏至唐有禮部尚書伉四世孫存
官長史隨侍駕入蜀徙名數于綿長史之
孫光傳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郎因因生
堂堂生女所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
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廉
化王時雍一時想間風采與張忠獻公為
至交一子缺以奉議郎致仕贈朝議大夫
聖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三十年進
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次直之舉淳熙十
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誠之字
明仲次思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
為范氏姓後益同產兄弟皆以儒科奮雄

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
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
則君益倦遊矣親鄙勉之仕調龍川江油
縣尉吾外舅湯公燾為守首加論薦主管
茶事彭輅辟宏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
莫府而師事之改師安康又辟為屬會以
擢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
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沈先卒次
頤臣季甲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
寅之次章夔一次箕疇次段鎮次樊巽次
某某孫男 人外孫 人君性端願事
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有兄弟無
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簞箠相望書聲率

至夜分朝議郎世君之兄弟髮星星矣衣
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泣義不折嬰三世
聚指千無一間言始陽伯昌子謨為技官
虞仲易剛簡為通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
繩檢者或責之則愴然曰幸勿使馮公知
前言往行後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
有片長動色推獎間有言人過者正色不
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披執君自外至曰
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為善士有亡
友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叩門請贖以
真名家子其他染疾調貧殆不可悉數雖
以是賢用日乏若之晏如也方待戍江油
饑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千石有

奇樽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
饒使以實數聞前官史成賴以免而軍饒
無闕將士感悅尋又被檄市縑于潼之屬
邑吏以惡縑呈白君愀然曰民供軍以自
安也今以高直易沽濫是負民負國也盡
澄宿蠹仍得善縑在江油不遣吏卒入鄉
異時官取魚鹿動干計守貳以次皆有餽
君曰廢例請自我始姿敏悟書過目成誦
未弱冠謂李知幾石於成都學官一見改
容延之學職者周程子書學禁方嚴不肯
撓屈寧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
諸生共講退又反復涵泳每謂為學自一
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事親

必孝事兄必悌交友必信臨民翼翼惟恐
傷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在則譁者寂
謔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為復菴先生
也不事造請張季長纘守郡欵一見不可
後以鄉飲之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為贄迺
強起焉李公石史公補李公叔獻君所師
也刻公儀為黃公鈞陳公損之章公森李
公奎君所友也而李之情分尤厚君前後
著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
傳二十卷易英十卷誌銘贊記詩文五十
卷藏于家茂龍之狀曰先生之學足以用
世而私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俗而官
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

父師鄉里其為成已成物一也大率曰一
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且貪止一人而害貽一國也
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不已大
乎况居官則小大相繼未必盡如己志固
不若叔黨類厚風俗則善人蕃殖所及滋
廣也是則銘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况國
人被其忠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為遇則已
多雖九品其奚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折通判武岡軍
李刘移書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空山

中以藏脩名堂隱居樂道凡五十有餘年
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年正月
卒二月 葬於所居十里廬墓之源
取樂安縣進士周光女有賢德先四十一
年卒子男四人 琚瑤玫瑰孫男十有四人
師古萬里好古懷古稟古學古復古振古
希古劉存古從古博古曼古孫女三人適
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
劉於諸孫為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
弟謹信餘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
貧求仕始獲虛名於嘉定元年進士籍今
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懼因循歲
月無以先照令德公知我者也敢徼一言

之惠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宅詞為辭乃
為之銘曰公諱彥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
世居成紀唐支十三曹明在季黎國公傑
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以犯藝祖
諱下宗改曰嗣武也其宗紹流嶺外嗣歸
京師曹爵監繼宣言於人紹承乏裔紹實
生濟濟生穎士踰嶺西歸仕不得志南奔
豫章以章名子昌 黎韓公銘成王諱或
亡或徵曹始就事蓋微其詞為奪曹諱克
儉 主懋統承于章始自豫迂撫宜黃懋
生益柔時允實承時允主與興復生英又
遷崇仁白沙是營曰嗣務本為公高曾侯
為公祖持為公考考登辟雖踰冠而文從

祖曰儀與從兄浩言論風指前脩是蹈歐陽公徹吳澣沅氏與嚴拙翁皆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吳為友內外薰烝學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誅六賊與陳山陽隕命權薦舊交夙好碎影藏跡公與同舍編拊窳窳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鉅心劇目鷄初鳴興奉毋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謀方伎毫分縷析射習既精晚而有述曰藏脩堂與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而成書卷三十六吳著書公與有力吳吏部曾編年漫錄亦嘗從公諮疑辨惑先疇素薄毋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瘁雖一衣衾或數十載然

嘗約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齊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毋陳早娶養不遺註九十終君七十矣入以為難執喪禮畫之所為至夕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十九盡道而死上雖不遇碩賽亨否與其徇物無得於已嗚呼仲實又焉取彼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仁先生李公彦華余嘗以其孫劉之請銘其墓厥三年劉通判武岡軍走書靖曰既有以見王父于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博占支綴殘息僅識歲月于壙今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寧宗皇帝擢自主管戶部架閣為國子錄

尋以罪斥今上起之祠官命之郎貳會郊
祀恩贈先君承事郎妣孫人將以命書告
第顧未有以銘竈嗚呼公其終惠之餘閱
其狀慨然曰士之墮阨乃至於邪國朝以
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云盛
矣然而篤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
盡由茲選蓋其教上以權謀利祿為操世
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攫寵之資以位天
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驅迫嗾使
以終其年然則無惑乎李氏累世而不一
逢也乃為之誌曰君諱曉字次琮系見父
銘五年喪母周父憐之扶攜卧起授學至
仁義大端必反復開說曰人所為貴於物

者凡以是耳故自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為
能然性穎悟援筆成文家儲書萬餘卷皆
父手澤君口誦心惟自道性命之奧名物
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國
人弟子挾策問疑毫析縷解聽之者如瞽
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
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
老嗟卑者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今窮不得志則善則身以見於世者吾儕
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民力者手工部尚
書何同叔異聞其言而杜之引為上客嘗
從容為何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

諸儒遠甚顧晉象鍾律氏族軍法之李有
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姑山房讀
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折然
諾之會劉迫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
聞君之歿為之出涕且吊臨甚哀云君娶
吳氏同邑青雲鄉進士諱洪之女相夫教
子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男二人長
劉次博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
耘耔耕耨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
長以詞賦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
貧故為之吾不汝奪盍自力一經與其彫
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春秋中嘉
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成

五年始得奉君為道林嶽麓之遊參知政
事衛清叔涇守長沙召劉寘莫下因留君
東閣嘉定六年冬詔以劉幹辨成都府路
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君至江陵
謁湖北帥趙彥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
狄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
傾心咨策甚悉俄感未疾趙一再挾鑿問
疾不克起為治喪且以文哀之屬纊無它
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
殊州獨哭跣護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
卜用治命葬於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
古懼梅亭地淺薄改卜於同里廬墓之原
與藏脩先生兆相望亦君志也又為之銘

曰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考荒之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茲兮厥既開之報則那兮厥子是侶君何尤兮

張晞頴墓誌銘

漢縣竹張君庶字子晞頴取同王趙氏慶元五年秋趙夫人寢疾歷久不功十月辛未君以二子圮墀及貳婚如縣之普閩鄉柔遠里卜乾山之原吉日即死則葬于是以趙祔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圮墀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俾肩山史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魏以來墓石不

銘人以為曠禮故圮墀終弗校也後三十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荆圮通守長寧馳書謁詔維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徙縣竹生成率賢良方正糾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瀚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為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姓安人楊氏廢毋安人王氏公早自愛重恪守家法為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陰又曰宜親良師友求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

勉以讀書求友孝弟忠信戒浮虛務重實
君再拜而受始公生四年朝散卒祖妣孫
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事重
闡尽孝忠敏歸蜀挈隆州東去君未十五
代治宗事去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
夫人之姪是為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
于蜀天下士可其意者無幾而待君絕異
每移書規儆則揭誌坐右日省焉初隆州
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還蜀復召君欲官之
會忠獻薨公侍宣公護轎歸長沙留九年
宣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遇解
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
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將述

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
年宣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
二兄故知九隴縣某知龍州某徃省之拉
君與俱道遂寧刘文節公將潛下土如飢
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忠獻
南軒之志尚書必成之顧年大折腰非宜
盍與之子君曰吾不為是也誠如公言計
當出矣他日尚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
汝志不可奪其以圯來君歸語不及是教
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力始
遣圯行奏補將仕郎今為奉議郎通判長
寧軍水墀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
范洋醇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

歸靖共揚伯寅季適孝泉馬傳父後三十
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九再舉于禮部次
倚次昇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
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
公侯之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膏
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頽其家固不若膏
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以
世祿爲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庸何責
乎况君祿及而固謝焉非負知義利之分
其安能堅志強力若是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
匪祿而裕匪爵而榮于鄉爾評于墓爾銘

孫仲卿墓誌銘

孫氏之先君青社七世祖鏐咸平中生江
陵石首簿卒官樊紀山皇華原為江
陵人至四世義安皇任龍圖閣學士太中
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嘗奉使成都積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濠
播平舒茂抄盪南建石泉軍天監忠勞錫
之柞嗣蕃衍受碩緒是孫氏爲荆右族生
濤皇任朝奉郎掌廣東府幾宜文字好賢
嫉惡爲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從父弟同
判西宗國子監常所撰也濤生鈞皇任奉
議郎江淮都督府准備差遣以疾請主管
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
其博孝篤行語在墓銘則忠簡胡公所撰

也取李氏中大夫所之女熙寧侍御史堯
言之孫繼种氏大尉師道之裔孫並贈孺
人繼師氏迪功郎古之女君與兄孺皆師
出也君諱堪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
以靖康之變辟地松源不事產業率為旁
近侵冒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而誨之
曰爾父賣志以沒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
墜先訓不然吾亦無望矣兄弟稟廩承命
既免喪復城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既
而田廬皆復其舊每晨昏兄弟師婦孫問
毋安否衣取煖寒食視飢飽咸俾節適內
外睦雍無間言辟塾延師以教子諸子之
願孝者孰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

其間講求古者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
尤謹於擇交初光得嘗知義莊於山之
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躬畚鍤
拾瓦礫銖積寸累閱數歲歲僅收百緡乃別
營泉粟以贍貧者而移以給先塋之百
用泄之以盟約樂晏變章記其事未幾族
人有近塋之田為豪大家所并則倍與之
以給父兄兆域之奉項乎甫安世不妄許
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
声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志
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事
父事無小必稟命而後行兄以嘉定二年
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若無意於世者

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
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
衣冠而卒吁氣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
相似者亦異哉君取樂氏故免解進士振
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姘稱之子男四人長
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與鄉舉
次思義國子監發解進士次楚符女二人
長適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
貢進士高抽孫男 人孫女 人君孤苦
持家志念深遠振之凋貧存亡繼絕之義
又皆為人所難光祿帥成都民奉祠借修
坐貶職左選君訟冤闕下鄉邦流寓解額
未復所陳請不獲不已刘文節公分閭曰

嘗為上諸朝其勇於義義率類共諸孤以
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原奉議公
之墓左屬李南公耆壽狀君之行求銘人
謂君不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而君又何憾乎銘口
孩悞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
之常盡其道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
予焉得而無銘

嘉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綸過予于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
會予被命西歸綸追至江陵涕泣而請予
謝曰論譏先美以信今貽後子之志善矣
自閩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矣雖然子

之請則疏子問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
先君子之言之行非予耳目所接而責之
以論議之事而予也愚戇多忤世所莖置
而遺之以不朽之託借曰予不敢不可子
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潼川路轉運
判官李公謹文子遺予書曰綸之請也子
能忽然乎予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予曷
敢不可按綸之快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
遂光澤縣橫溪人紹定二年臨汀建秦諸
縣盜起弗戢流毒隣邑諸子請避之先君
曰昔楊川子訓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
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
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

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以格言也
今也南去則丁劍西去則牯轅皆為盜區
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帶我納
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謀
戮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它策也盜入
諸子又請先君曰有廟祧在舍將焉之盜
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以盜曰吏
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為直之先君曰獨不
能搥鼓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
諸庭遺之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數金帛
皆不釋先君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
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
弟吾其齊子朱君曰斯言奚為至我墜賊

大罵雖過害而里之賴以免於戮子撫卷
嘆曰嗚呼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將采其
刈瘠以下民其亂曰民之未戾職盜為寇
夫將采柔柔使民無所芘是為盜以寇民
者吏也而民貧財興則善自實受其害矣
千載一律胡可謂以弗詰綸又言曰抑先君
之善也弗上是言動必由禮法凡吉凶慶
弔必親海人以善道有從之遊必因其職
分如劬勉焉以足御人敬而附之其卒以
紹定三年二月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
年十二月一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嶺之
陰附于先世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
二年三月庚午卒以十四年九月丙午葬

綸兄弟三人綸為長次宣次改宣之子曰
邀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
銘否則無以告于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之盜亂之既膺淪及無辜
吏容脫遺民靡有黎因綸之求以識我憂
天台陳子淵墓誌銘

天台陳君之葬章泉趙昌父蕃既為誌之
其邑人張子益先之於予友也以其孤元
老之請屬子為之銘君之妹之夫曹君仙
與子益偕仕于靖亦以為請君之行
治信于鄉鄰姻戚若其子不敢曰不可銘
曰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天台黃巖南山是
卜魯祖端臣實生徽言徽言生幾埋光丘

園家子克己子淵其字藻厲名行道承考
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季也弗年恤婺字
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器競則疲追
胥乃倡義田歲哀其祖里閭和之民役用
蘇同邑鄭氏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
言申飭其子親仁友賢子淵之卒六十二
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考實稱宗
職顯文素定嶄然聳立女學浮屠層次嫁朱
植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
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
二月甲子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

于江陵縣之八里龍山原子時遷靖未返
不得請役于執事明年被命公歸過荊州
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人隨泣而請
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別公
之傑既為其銘其窳矣而未直以表諸墓
先君之受知于子也不後它人敢惟子請
予尚記昔年造公殿秩里居杜門掃軌而
惟予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李者詠於
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風名室曰飄
樂皆摘諸邦人之詩而屬予書之西廡有
讀書堂則予友張元德洽所記也公之所
志所友蓋畧可見予遷靖公有書問道路
安否家人懽戚何如如歐相相在之詞予

德其誠至於今不忘然則予何敢辭予嘗
考公之大節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
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己子公不知爲王氏
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毀骨立父太
中公始苦之故感涕失聲比奔走四方者
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雁汭王氏乃
以輕軒奉迎族姪從行道路觀者皆爲之
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大中公嘗訪問
得之漢中士大夫爲賦漢中行至是賦續
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處倫
類之變能盡其道而始襄終焉人以爲難
其丞郡于沔也金金虜闖蜀沔守王大才
帥師以出公攝州事虜遊騎距境終二十

度代民一歲之輸旣又增公田以養士旌
孝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
達視蓬若過之郡計又夥然久爲盜藪鄰
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爲務崇學校旌孝子
戢州兵縣卒假供官以攘民物者州以征
官不任事命蜀吏薦征十羊九牧公爲罷
去以便行旅州境廣袤盜倚富民爲藁橐
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寘之理州
民囂於訟有程時叙以廢契誣奪其從子
元龜之產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
勸於善孰不爲州而公所蒞率與事會斯
又爲人所難能予嘗評其事以爲事親臨
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毋

嘯陟岵之詩毋嗟而子思一氣流通其感
彼應無它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襄陽鴈
汨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而相見死
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康
予同爾傷予感凡以惠無告威弗弭難
恤患無由枉弗燭也苟無誠才之心則所
欲勿聚所惡勿施嘆息愁恨在彼而我無
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于以乎公之
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彥從五季
時為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亮
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為熙寧御史知雜以
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為江陵
右族曾祖璵仕至通直郎累贈紫金光祿

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
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
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熙十六年以銓
中選調監戶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
調澧州司戶叅軍嫡母卒又不行亡何廢
祖母趙恭人卒以祿不逮養倦於仕進從
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有勸之仕者又調
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轉為鄆縣丞以舉
主開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鄂州主
管台判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
州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
家知達州積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
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行之官率多可紀

既見於別公所為銘誌予不復贅獨摘其
為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九

墓誌銘

泉川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

其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

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尚高

魏氏所館多賢屈指姓名尤推彭山二宋

君其避席請曰其畧可待聞歟曰元發名

蘊紹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

史百家獨手成編為文尚躡制取華靡里

父師折輩行與交父父客梁洋元發奉母

持家訓諸弟人不知其為貧紹興二十九

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乾道四年
與季弟元璧及從遊者又聯與賓貢淳熙
五年與紹麻及前東閔令華祖皆元發從
父弟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
庭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曷以曰
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為利祿
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場崇慶之成
得其師法者後多可補予時聞而識之流
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
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少章秉國
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昇鼻鄉安東里考
君之墓側哀梓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
即世厥十年秉國造庭待問道荆州以書

抵靖曰先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于罰
必子之諸又羣從也知者墓道之銘
故惟予請黨有以自贖予追感前
以晚匹辭宋氏系出微子為京兆大姓隋
未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肩之彭山
也墓在縣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
之名數日蕃別為五院五院之後曰為善
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卜居縣
之西郊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
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
官薦之因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
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翠微宋氏由是為肩
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都府郫縣

丞大父亘古父輝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姓
 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為長建事大父左
 右無違即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考姓
 猶在殯君食息弗置將謁告歸營宅兆迪
 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弟君吾鄉
 視其成凡親所欲為率先意成之縣印給
 需井民有通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
 井堙已久徒繫我于失故積負益多君縱
 遣聽自為約皆知期畢輸民有估貲數化
 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
 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主射洪縣
 簿以才選攝曹兼僉廳前後守句龍公
 田朱公時敏言異席咨之邑有錄民男女

於神祠曰舍身君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
 年定差不報改赤木縣簿司農卿楊公經
 與君居同鄉學同舍時為川秦茶馬使視
 君謁入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
 之責也即以上諸朝於是三仕為簿正前
 後薦善皆不請而獲世從政即調果州流
 谿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武總蜀計
 以同年進士招君為屬君條蜀利病其一
 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絹者料缺如故頭
 何為者邪馮公感其言節未用定經費歲
 免絹三之二果之諸邑舊無經界民并緣
 貿易為姦派豁負錢帛萬計而業亡稅存
 者無以輸君討論發適宿捕盡入貧者得

釋俗囂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
諸縣毋以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
應程輒答掠君聽令以庸代役常平司委
君發廩抹荒郡欲以七分糴而三分賑君
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醕羨為縣初譙
接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
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實慶元
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
如 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孫石泉軍
錄參諸沈之季文家世宦達閑家謹儉上
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
之兆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章次
秉國舉紹定二年進士授迪功郎 三

女長適揚行之次程文仲季侯森皆業儒
適程與侯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
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
裸嚴而衷夷家儉素而明恤弗吝常曰士
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三
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暗教入子
如己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蹙然所
為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是如也以是
遺文曹勉之我遺文有論語畧解二十卷
尚書譜義五十卷臚仕編十卷翠微編以
親友酬唱合八卷藏於家銘曰
一心存存萬善做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
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求永無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濮之雷澤人
 自建炎南渡徙常德府曾大父植皇奉議
 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大夫大父補之
 皇朝議大夫刑部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
 事累贈宣奉大夫大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
 州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
 以家適任為迪功郎慈利縣主簿丁度母
 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州司戶辟差公安
 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宣諭司
 皆准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潼川府路常
 平司幹辦公事尋州推官知建始縣改霍
 丘以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

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才資穎拔神無滯
 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涉部使者傅公伯
 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稟劔
 撻死藥疾貧貧賴以全活者眾傳公總胡
 廣餉事仍實君幕府命成行邊瑣時柄臣
 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頭君自棄漢及命
 條兵間事甚悉因奏記傳公力陳兵端不
 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傳具以白諸柄臣
 侍御史鄧友龍劾免傳官吳公獵磨公躬
 仁代之皆倚君為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
 京湖宣諭四川又掣與俱潛江有基城義
 勇三千為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君往攝
 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安堵自開禧

二年冬我師饋於神馬坡又職於卧虎谷
虜薄我隨郢綵我襄安我荆復人情震
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雨連卒流民剽吏
禦人於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解君招集不
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盜亦潛弭吳驥以
蜀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
彭輅來歸人情恟恟君則其無他軍騎出
迎卒爲我用從吳公入蜀感激知遇躬
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諺不合知珍州
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政
轍之澤諸臺惜其才委攝導貴二彫郡撫
養凋給散鬻鹽貨戶口視昔阜蕃既而西
融桑江蠻僞肅聚執張其守得罪去君又

攝融未旬日群寇徙避邕莞以馬政壞經
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幾
自把二國間之効牽惟恪於是舉將再及
格嘉定九年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鄱小縣
期自謫歛未至建始江淮制置使李公珪
復以書招之君惟邊遠若以義不當辭盡
空以東霍丘焚蕩之餘披草萊立民社蓋
嘉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佛易守忠勇軍
反側君單騎往與守相議會有南渡門石
珪之變挽軍帥翟朝宗以下登城守備山
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亟遣使
臣冠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
所會虜遣使挈擁重兵迫連水或慮忠義

人爲之表裏君以成畧授之皆北向爭死
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以何虜又舉國入寇
犯宣化流民爭濟江面繹騷制帥復以屬
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謀候布旗鼓夜遣使
臣王文等盡驅餘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
列南岸以伐虜謀城中士民盛服其敏會
制帥以毋憂免官君亦隨去不復以聞至
南海僅兩月諸臺砦循倅未報諫官張次
賢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畧胡君觀惜其
才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邕州守貳檢防
馬政之弊群蠻悅服是臺摑聯攢改辟
通判融州仍攝邕莞徭寇黃炤黃南卿掠
省丁轉鬻于交趾橫山柴民口受其因而

有司莫敢孰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
洞丁立硬柴禽南鄉戮于市炤聞之飲藥
死左右二江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若
官俸給素仰溪洞率爲所脅制君請於經
畧司撥益下州糶鬻以廩之公私咸利焉
宣州餼芋滿野君至發私財向糶于鄰郡
民賴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於朝廷召
赴行在旣解印綬適有沮前命者君旣出
竟諸洞倥結連竇邕酋長犯柳象朝廷憂
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倥速引去
密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襲
之俘截甚衆郡計匱乏又傾私帑以犒勇
士且保任以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

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得而亦非果無也
 吉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域撲豐
 邑嵩高蒸民徃徃為教世之仁乃自世降
 俗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湔
 袂扶持惟恐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
 急而未一人譽而召一人毀而去士不以
 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夷夏聞之得
 以淺深虛實我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
 及歸蜀吳公以宣撫置司參議官見招至
 再皆辭不就然前後各為數旬留因得徧
 閱吳公賓客精明強濟絕出儕等加君者
 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之招固疑
 若之老於行也卒之一債一起以終其身

君取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
 人前君四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
 卒次嗣孫女適從事郎僉書象州判官郭
 起宗起宗挈其孤護轉還里以其年十二
 月卜葬源縣之仙洞鄉杜青村合葬于
 聶氏墓起宗繼為靖州理曹會余遷靖起
 宗慨然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
 屬乃為之銘曰山本自焚雉文故翳材象
 則然義命有制債興靡常世涂自隘於君
 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洳我銘
 章之尚毅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

二年四月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孤奉遺
令卜分寧縣仁義鄉古城之原以明年甲
申遷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伯氏沔所
書壙託全州文學黃夢雷所狀行實來銘
于余維君系出吳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
父元大父世瑛父彥璵妣鄭氏嘉定二年
舉進士三年大理卿張孝曾爲國信使辟
君爲屬還循從事郎調大平州司法參軍
未上丁母憂免喪調靜江府司法參軍涼
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芳累
遷至承直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
任轉奉議郎君姿稟端粹早有庠校声天
理沒於使事君諷經訂律動合軌程館伴

使驚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以試吏爲
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
日監在茲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
稱冤郡計仰嚮益以給吏往往抑配齊民
君禁防吏姦視益多寡爲價高下不限以
常直民樂爲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
信常平倉前後以緘鑄相授受詰之吏曰
是腐不可校故未嘗執何之君請閱實其
數以新易陳會部貳揚炎正亦主其議人
頗難之君白於郡曰帑廩皆官物也以帑
羨補廩闕其誰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
以免攝舉事詔延左右生論說無時歲餘
百廢具舉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

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
 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素若信孺聞而善
 之為助材用焉查寇古縣焚掠生聚經畧
 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為圖某所當
 備某事當更師長大悅明年再遣臨桂簿
 正李閱祖問民疾苦民指君昔所經理曰
 是皆可久願守之毋失京西刑獄司治襄
 陽以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尋又還襄
 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勩會虜薄襄城君
 入裨莫議出營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
 彥仁方亦移治襄君脩十事以獻趙稱之
 不容口由是與茶謀議歲時犒士亦惟君
 屬秩滿薦書關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

曰柰何以已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
 居焉蕪容丞當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
 生事親從兄交友睦族皆盡其分取葉氏
 先二十一年卒繼馮氏男子二人曰杏曰
 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子二
 人長適夔州司理同郡宋視次適貢士廣
 漢張必大皆相閱也孫男二人允述進孫
 女二人余蜀人也不及與君接按狀所云
 仕挂日嘗以守法為揚子直所知以補平
 常之乏為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
 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才之既去又以
 書來之去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宜銘
 銘曰
 莫樂無求莫崇無媿寧羸厥躬未

燾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末某為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
 以舍選奏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
 以守叙州還奏事闕下過余泣而言曰嗚
 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春二月
 棄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故緩嘉定元年
 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厥
 我先君以妣鄭氏附又未有以識諸窆也
 應龍不佞階綠科第洵領州符又累被丙
 朝追命今先君為武義郎妣人將以命
 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重惟昔者
 右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累子不

為無詞余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為某事
 則有某報也方寸之動已所獨知而見手
 著龜動乎四鉢頭然其不可儉况其子孫
 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晤而知從
 之已久嗚呼余曷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
 表其居福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
 也後又徙長溪之西鄉五代時割西鄉以
 西為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之寬嶺曾
 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舉取其氏生三
 子男君為長諱景玉字公輔資醇重接物
 敬以嚴旁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
 絡繹不窮閩土狹而民稠浮屠氏歲所入
 厚於齊民民勤瘁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浮

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為子
孫計往往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
積月累生理用饒營室廬十宅兆凡以承
寧考志者靡不殫竭毛悉聞訟獄家子游
學未返者強盜入室君熟視聽其自去既
憫知其入亦不以有司其遵畏涯分大
抵若坎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
人以勤儉相夫子年 前君 卒子
男四人長世長次某次應龍今積官至武
憲郎新差知靖州季某與仲俱學浮屠孫
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大人銘曰
迺基迺棟迺有闔廬匪蓄匪畬匪其貯儲
天之胙善至密不疏式穀後人永念拮据

孫和卿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過從其族父來
為守博志而強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
及其大父事泣數行下且曰將有請焉而
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孫之情也
明年以其父垣之所書事狀謁誌則君以
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
地相去世相後若况如余之獨學寡聞
安足以知君乃即其狀而叙之曰孫君
卿諱調系出江表世居堯之固始唐末從
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
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
父某號栢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

通經子百家之書長溪自唐神龍元年薛
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國朝中興初
肩山師彥立古時號義先生講授于縣
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為之至變迨君
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礪名行時亦號龍
坡先生閩俗善為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
人心為已任縣令下車必嘗咨訪益館于校
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千人
由是文物彬彬輩出與義手分魯焉耻為
世俗軟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偏
曰寄隱堂聚書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
之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嗚呼自
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師之

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而
私淑之譬如大玉孚尹雖不幸不以鎮天
府裸清廟然含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不
既多矣乎袁其遺文得易解書解詩口義
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册府一
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
甫早卒女子二人長適郭德彰再適黃
復次適進士林駿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
年 月 日葬君於某所以陳氏
配是為誌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宗說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
徙居廣信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惠州

長史又追贈補闕生五子長保寅次霽官
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之白石山
前者皆保寅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
學者稱為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
稟不仕父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
埭轉丞邵武之建寧循從事郎即所居君
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將村人
武經大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比樂人
故通判某州托之女君刻志勵行充善事
繼母未冠舉於鄉遊朱文公先生之門得
爲學之要奪善扶誼厚親睦隣邦人愛重
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間由西而東盡
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

及境而返咸曰以善人也謹毋犯鄉鄰旣
賴以免乃因入情倡爲義甲一家有警則
甲衆畢集盜以屏息光宗踐祚君以累舉
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人免官君率
僚友送諸武夷會於精舍公語及時事感
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張
歛盡歡書樂府一闕命同志歌之且題名
以識歲月今石刻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
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費百出君董餉
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當上即
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郎後二十年
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宰逸老
恬於寵利無聲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

詩書自娛樂道人之善而畧其過建豐爲
富沙之名鄉君刑善於里人尊哲父礼名
勝振貧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宝慶三年
四月壬辰卒十月己酉葬於崇安縣仁義
鄉嵐頭蘆山之下其子壻江叔文狀其行
求文以識諸寔余惟士之進退去就亦推
反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
仕者特約爲之制耳若樂行夏遠翔集色
舉固不是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祿則
大將行其道次將行其言非容容爲祿仕
計也猶未免乎祿仕也則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焉不能以有

行也下焉不出於爲貧也禮際未善也陳
力不能也有一於是而託尊富以爲祿仕
假民社以自豐殖其於義也何居有如張
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終吾故喜
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
生二男子椿年南劍州將樂縣主簿擢年
與鄉奉女二人江叔文即長壻也今爲承
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
武黃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
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輝時燁時焯時
燁時燁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鏗
奉寶慶二年進士第謂撫州宜黃縣尉郎
叔文之冢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

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不精蘊而神內守
志彊而氣亦至二十年間邊之味八十二
康寧之歲與其徇物以喪已嘆老而嗟早
也

處上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先祿鄉中理生五
子其三為湜大理丞庶之父太史庭堅之
大父也四曰淳七為太常少卿則縣丞
康之父紡之大父也紡兄弟十有二人是
時族人有侍御史某家于荆紡往從之尋
又游孝于長沙愛彬陽山水徙名數焉隸
業于孝官之游藝齋講孝不怠邑人有為

長沙令曹某詣郡舍于孝官之側夜聞誦
書聲翌日從孝掾得其姓名進而問其世
遂以子妻之而歸焉即今郎官里上應坊
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
生四子君為第三諱師南字鯁鄉取何君
某之女何君通判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
州教授適司校比密以私居論君君曰人
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廉州州晉以受賊
下吏使人誅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為
報君曰以其言奚為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
而知乎又辭焉其孝務以謹獨畏知不為
利祿計年幾四十始卒于廣西路轉運司
既試春官不利遂棄去築室于所居桂坡

之麓辟塾延師以孝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然將終身焉慶元三年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越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于奉陽縣平陵鄉馬王嶺尋歸葬于縣之茆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祔于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子男四人長瑰早世次珍以鄉宰該特恩今為靖州軍事判官次璵次璵女二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聞為鬱林州司戶參軍孫男六人汝諧汝說汝止汝遜汝礪孫女三人長適陳康年之子天竒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資汝揖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人先是余奉進士始識珍都城後三十年相

與道舊故珍泣然以先墓未銘為請乃為叙而銘曰
雖誘弗廷雖誅弗撻老壯而窮堅以終其年式毅後人勿替有延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君介其婦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笥以書來曰潛不天以禍各父寶慶三年九月己亥棄諸孤紹定二年三月乙酉既即金華縣之從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潛也無以自進於門墻黨因其舅以及其甥諸孤之幸亦云從也試據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後徙婺之金華宣和

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友聞戰死
合葬于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
大墓山陰陸務觀游嘗為之銘君距大墓
五世諱大異字同之少自克厲真大厥紹
儒科不達勉就右選初調寧德府旌德酒
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政平監行
在激賞西庫會遣使金國君以才選為介
訖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
掌授提舉邕州右江兵馬毋卒不行服闋
授行在侍衛步軍司鑿藥飯食俄寢疾以
歿君為人沈毅而寬明橋梁隄築之事凡
以利人無不為也婺多富人里正長募役
吏舞文為奸利君捐田為養後侶規畫岸

然嘉定十六年詔脩復經界是後幾廢君
力持之又賴郡侯相與共守塵塵勿失余
每惟王制既壞民散而無所係仁鄙壽夭
貧富強弱為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用而
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閭猶有忠信誠懇
之人聳善扶誼以維持保受之義則毋問
其所及之廣狹人而術斯也不有裨於政
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不可君字
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
孫也三子男潛渭漸三孫男似儋圓二女
子嫁承信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遠文
林郎新池州司法參軍趙與珀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為

匪銘之美尚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曹庠天台張子益先之來為博士
弟子員厥二十有三年予遷靖又三年而
子益來為州教授從容語及家事蹙然曰
吾婦氏將有謂焉而未之敢予薄而問之
予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子得
恣然乎則避席而進曰予外姑卒于開禧
二年二月辛未今歲再終矣史巫紛若實
操封窳之柄迨紹定元年十二月庚申始
克窆于翠巖接谿余氏先塋之鹵原予也
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賅綏葬為可婦之
兄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

許我乎使誦其事則由之父夔所為事狀
也其畧曰吾妻於氏世為台之黃巖人父
進武校尉光時祖父然曾祖父齡吾妻幼
莊重孝謹於尉死毋胡氏有心疾侍膳藥
漱澆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
舅姑敬共夙夜承事賓祭夔先君子樂為
善客至無留門吾妻先意識酒食有友調
官乏資思贍之不能吾妻出奩中金以告
里之黃氏有二女孤貧無依先君字而嫁
之則又助之凡與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
是雖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為
子誌之子益曰抑吾姑之善也不寧維是
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姻容禮娣姒綏

御妾妮煥休貧弱一門之內盜然以春而
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
越足礼法予曰子盍之言宜信而予也罪
放之餘也雖然予曷敢不銘銘曰
毋良其子舅順其婦夫身其配子慈其母
婿養其姑我銘其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錫山安國重刊

寶慶元年秋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

某言曰黼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

年月棄諸孤厥年葬于石

埭縣舒溪之南曰鶯溪輔雖貧凡以鈔其

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

窀也敢以前達州王侯東所次行治將子

是屬某曰墓必有銘漢魏之末造也文伯

方以正學直道為時聞人茲其頌駁不已

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于文伯既

二十年知其世為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泰

亭字巖老丁氏故梁人自漢將軍寬以易授同郡碭田王孫碭沛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大父洪贈訓武郎大父執中武德即溫處獨娶四州都巡檢使父速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馬吉等割地之青陽石埭武德以嘗中材武科入仕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之武尉督捕羣盜未幾虜入汴追徐貢二攜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了青陽丁於沛為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一之武德往來石埭經理平寇愛其山水清苑因託居焉相傳至士猶夢寐故疆之歸故流移再出未嘗治產業也公幼而明

啓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少經傳文漢書皆晝抄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自自編擇善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為舉子業率先諸子鳴遠近善於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踵門諸從子亦受業黼時年十四已知為學之要會永嘉徐子宜為郡教授公慨然挈往從之徐垂敬公留與其學參授後進而訓黼以語孟中庸大黼勿泥公誦言觀行漸責已久至是一聞義禮之誘氣竦神悟卒為材公資稟勁直務實行不飾人知不輕為然語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怡貢士卒號毀骨立事毋戚夫人晨興候戶外昏定率至夜

分夫一人自過江痛家族流離不肉食公食
 輒不擇有嘉疏旨畜必問奉夫人已否夫
 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致毀與二弟處
 極其和孺嗚呼公之學其亦異乎世之所
 謂學者矣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章氏繼室
 孫氏前後凡五男六女長男揮次擢次某
 為叔父某後次黼次黻輝耀某較尋卒黼
 今以朝請大夫為軍器監六女各得所歸
 孫男四人鑄鎰未仕鎬以軍器任為將仕
 郎鎰從事郎紹興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
 曾孫男今四人銘曰

徐沛之間鄒魯所

鄰實實近本故家典刑公三不辰逢世孔

填風氣之感則厚且純冲約自持碩夔亨
 也東周之思西方美人乞教丁公則我思
 存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昏于成之杜氏道雙流必李氏乎館
 李則余之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
 庚為里善人父大年承議郎致仕累贈中
 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散有六子
 長嘉謀為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
 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
 是為君君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念之以
 屬宗正教焉宗正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
 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

精玩篤信不懈君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
與之語雖不盡合迨嘉定十五年春余將
造朝過君于里舍君曰吾嘗爲子誦所聞
子不吾予余以求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
要無越乎坎離而大較則躰性相須精神
玄足躰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
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推明本始究極分
際勉之以聖賢之正蓋語移日不能休以
是始信君之所蓄者厚而世不能以盡知
之也十七年東君之子巽宗忽以書抵余
于京曰先君以四月 啓手足于遂不肖
孤無以顯厥厥考今葬有日敢以識墓爲
請嗚乎其信然邪時俟後期以進前語而

忍銘君之暮也君字平仲資醇實不事華
飾宗王爲淳熙朝士舊聞遺獻尚多接識
而不得周旋其間况以尚書郎勾公昌泰
爲之舅刘文節公光祖爲姊之夫聞見熏
濡趨嚮端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爲典
功郎監嘉定府酒務遂寧府司法潼川府
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
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綿竹縣通判遂
寧府叙州始爲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
粟之任責輸贏餘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
沽濫而罷贏余兵民兩利焉明年當輸民
詣郡頭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征官死不
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通泉

水大

捷江歲靡公私之力而民懷之不適居君躬任其勞築事堅久至于今稱之錦竹邑大賦繫吏緣為姦比豪猾而愚善良君請覈登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取明以方揭之凡已輸而未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以是民無橫賦官有餘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最後在遂寧更歷既多財決滋敏前後漕使者皆伴攝屬君以郡事辭不許迨轉丞叙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愒羨也會以職事之普道曷歸而得疾屬續之日尚區畫官事家政如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為吏三十一年居室衣食不替儒素與人交平實而可

父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固也而吳德夫獵雀正子與之未有雅素爭先辟舉揚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闕移乃克知之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室以文皆贈孺人子男二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即利州昭化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二月日墓在新津縣會同鄉長山之原樹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熙熙出焉而怡怡脫略於姑可已而志勉於所當為其晚而有得於已也蓋有人所不及知不知矣僞視此銘詩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遷明年春行至九江友人冢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便殿擢主軍器監簿秋以喪弟求去迂丞請益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荊州狀其母之行馳書抵靖乞文以識諸竈蓋朝南自先朝賜召凡上中詔趣發及是西還凡閱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南秉誼據正不虧其辨不辱其身所以成其親大矣而奚以文為雖然朝南之請也塵余懼夫文之不足以發也余曷敢不可朝南之狀曰吾母史氏諱稷字真卿隋柱國太平公萬歲之

後曾大父鄉貢進士隨大父惟父兄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幸三十而沒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為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而母乎淚棲睫莫能對長者曰母姿間靚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大母曰汝曾大父運幹府君方嚴家人不見其言笑媪御嘗進葛衣不漑而母先意改為運幹喜與士接而母竭力酒羞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展省如運幹臨之吾母程夫人以礼法持家子婦奔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為之康色歲時慶賀奉

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絕人其事吾舅
吾母若是事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
我矣而母朝夕卧内膝行進藥久而疾間
膝有癩焉吾識之今弗忘語已顧女兄曰
婦道不當如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齠戲
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
食必我俱訓言媿媿母時起奉温清
敬事不怠大父憐之曰天何以報此婦也
汝生三季大父卒猶謂而母曰爾是我善
報其在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
孤吾大父之望是在汝已先君嘗繫大酉
過舅氏見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而母乎
自歸夫氏事重親附而兄弟至忘其身之

疾歲時來寧上嫁時衣也人謂弗堪而母
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
報而母乎嗚呼大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
澤嘉泰三年齒一名于進士籍母之歿逾
二十年男女婚嫁之事僅必未有以葬也
開禧淑擾從三竭陳勤節公或出入戎馬
間輒不及息僥倖陞朝則姑待之又庶幾
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
上祀明堂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
而卜葬焉未及滿成而先君棄諸孤矣裝
洗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紹遠鄉母所
居里也命龜惟某山食問遠日惟十二年
四月癸酉食是兆益考志也熟之遂與吾

母階塋乎除考哀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
帥蜀以大有酉長莫府未幾薦士復先焉大
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屢紹今季行以歸見
朱墓昔者吾父之葬劉文節公既為銘之
子之知我不後劉公幸有以紓吾哀也某
自孤露以來見人之思親則惕然以傷不
自知身之罹此咎也讀國風至凱風陟岵
河廣讀小雅至小弁夢我輟廢卷每謂彼
以勞苦廢養以諛毀見逐皆親在而子長
且攜離之暫耳其詞已悲傷不自聊若此
一日讀韓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
兄想是依嫂指愈父子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復肯記愈雖能記不

知其言之悲某為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
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手願
我復我出入腹我今乃至有目間略不及
嘗省僅從其大母若考聞一二言行以求
銘然則朝南之請也余寧能想然乎乃不
果辭朝南之考若某以封承事即卒今贈
朝請即母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
未并而卒次嫁張子辰次孫景舒嘗貢于
卿二子長即大酉今朝請即知簡州次震
已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父不幸死矣子
之季曰丙仲女之季嫁蘇丞則繼母今程
安人出也內外孫曾十人銘曰
望秋而變衰既去先時方春哉暉熟院而

摧祭以大夫之牲厥以內子之奉人謂毋
榮孰知子悲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粵人孫之宋與
余雅相善也一日泣而請曰之宋不天夙
喪我先君吾母撫諸孤凡二十有四年而
又棄之厥既得卜附于吾父之兆而未
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曰子善自飭以成
其身茲其為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
宋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我先君之五世
自山陰及余姚皆力穡目給伯父早卒大
父脩職某大母胡夫人年浸高先君獨任
家事褚無私藏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斤

弊恬不訾省得故衣敗絮亦與冢以陸氏
尺裂而均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雖睦無間
言先君肆力於學州薦其名益從師友請
拜疏窮晨夜或尋師它州動涉旬歲吾
母服勞饋事不以累先君君性素剛母問
戚疏必規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為涵
覆承寧族姍媵鄉鄰人人自以慝郵志之
家兄弟年少長又俾負笈千里以赴師友
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察其少進
則喜見詞色不靡衣食不事游觀不溺佛
老惟致嚴於宗室之奉歲時風興行事子
婦若孫咸在翼翼如也之容舉進士試吏
為某官簿祿不足養也吾母處之裕如聞

楚朴声則曰焉事此間得其情以告則擇
恥歲聽聰視明德性弘裕未嘗有厲声疾
乎會水心先生葉正則葬有日之宋往會
吾母曰其已事即反四月之吉起盥洗簪
珥家人咸集忽指頭何岑岑若是掖扶就
枉已眩不起哀哉之哀猶未反室終天之
恨尤殞莫贖脫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
院余乎瞿然謝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
上順父母旁陸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
槩承之力是烏可以無紀周公之詩曰妻
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
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

著也則兄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
親之道孰大於是非所謂風日火出者乎
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而家道以
睽子孫是效者往往而是嗚乎聞夫人之
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爲神羞雖然余
看敢不銘夫人吳氏世爲餘姚著姓父諱
瑞禮贈武義郎母俞氏封太恭人夫人子勇
四人之家今以承直郎新荆湖南路安撫
司准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大人
卒次之震從荆湖制置莫府得官知郢州長
壽縣次之穎女嫁之棗州史彌忠孫男九
人自中鄉貢進士自道自明長昭自誠自
牧自強餘未各孫女四人長嫁新晉陵縣

丞趙與昭次外孫史魏之余尚處夫人生
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
年四月癸酉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
某鄉某山之原銘曰士不遇君其望維
之良式扶而將殘于冰兮深手方既順乃
祥厥基允荒詔子孫世其慶
朝義大夫知叙州魏公恭人夫
子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文朝奉
府君蚤與鄉舉孝友溫任性不違物嘉父
年十三四已能左右務諫少長知自力於
孝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侮之何是是為
學手聞郡人李中文坤臣以明經教授為
里除館致之中父張明臥興飲食嘉父扶

相心親蓋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
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義實察窮晨夜弗
解或譙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
而末弗茲者乎學益力碎益贍舉嘉定四
年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
平被命守眉乃兩易節自陳主簿為文庶
明嘗攝法曹以持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
以是見知撥受氏粟先是廩入額外苛取
日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于守嘆曰使民
自執槩量不取贏嘉父曰守曰願守前規
守又不能難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贈軍酒
庫僅視事政辟幹辦公事金虜盜邊遣屬
駐漢中羅輝嘉父去男四日弟子而行十

二年四月丁卯凌卒稱亂嘉父挺身勞師
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趣公赴
鎮公壯之賊平上功詔城二季磨勘尋
以舉主改宣教知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
俾宰金之上率于時以心制里居嘉父固
詳辟命請待班見九家食二年予讀三禮
招于父與處嘉父生焉士無遠近負炎來
觀各有相長之意五年崔正子與之師成
都辟之新繁縣縣有 祖宗原廟四孟月
吉日至郡有朝饗遣屬詣縣陳疏食用道
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褻神黷祀乎
縣請丁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 太廟彝
器法返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

用泉八百萬又給樂章嘉父遣二人詣大
常肄葦子特為鄉命工投之嘉父取大門
外為藏及時藏事民所一新大修縣庠扁
堂曰師立朔月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
秀茂讀中庸大學听者各及其分退而輯
成書學有句以田租下余石乃隸常平
司會使者張義 方行縣嘉父白歸于學
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嘉得錢三百萬
為糴本使者以其發風他郡行之通判成
都府會簡州闕守制置司撥糶百廢具
修而去之日府藏之儲視前增倍 詔再
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辟知叙州叙
定官久攝事者不為遠讓先是橫江砦之

諸庇其景蕃日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景肆
日備柱朽成大入為患嘉父曰吾守封于
此而民不得安土吾耻之乃請于連帥揚
叔為汝則假師隣郡俾通判居守而躬率
將士問夷罪失設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
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率夷勢窮蹙即
面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
邸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
師敷安南之堡狄厚叔賣國設師之罪斬
以狗是役也用州卒夷軍及瀘榮人九四
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捷聞詔增三秩
將士以次進律有善嘉父自以職分所當
為拜恩感激益思報効願復禁之和以實

邊國羅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
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
狀詔令再任嘉父常請發交南堡於風
洞市以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
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
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捆知之為盡
蠲之憂邊勞肆益自是得疾矣九月未猶
力疾調丁築新柴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
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其周
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憂結終尚諱
諱孺場之事一語不及私嘉父蚤聽風成
孝友溫仕儼有父風自以祿不逮親每拜
一官輒感愴終日春秋常祀如或見之常

讀札至時為善思則父母令各必果諷味
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為果
齋列文節公為臨李中父記之紹定元年
大比時有為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為
迂儒是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
君乃與新都令郭方叔黃中控于提學司
請論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舍以
杜其弊王聞風正學得不泯經史傳
記諸子百氏皆嘗校讎鉤纂益昌之亂委
于女父今種有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稟
十卷錄江中肅大學訓義二卷鳴乎嘉父
所志所學益將以可載自期行方而氣和
見義必為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

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孝行詞章吏事者
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
古訓關於事情為詞章必迂為吏事必疏
號曰文立曰能吏雖不學無行不害也不
知今之為學莫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
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
仕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發
為辭辭澤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令之
所謂又與才也謂予不信則如嘉父者亦
眇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為世所
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未溢者乎魏氏世為
邛之蒲公人嘉父名文煇父諱孝壽贈朝
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絲朝奉而上祖 革

曾祖諱大所則皆其同出也官自迪功郎
 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取同郎韓氏迪
 功郎致仕仁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強恕恭
 愿進忠恭愿以後其叔父次翁女子二人
 未嫁予歸自靖強恕兄弟拜泣而請曰自
 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都守叙南皆
 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聞伯父被命西
 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觴客以識
 其喜今伯父優游材泉先君不及見矣墓
 所石舍伯父誰宜子歛位言曰諾哉墓
 在普慈鄉仁惠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
 月丙午銘曰
 凌今王兮言毅粟兮生何獨兮天沃沃兮

曠其暴兮命何夔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
 民無祿兮匪我獨兮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所錄之故有復有重
 有銘物有祭彝辨上之報功也有大丞有
 銘常有述祿有策有誅有論逮其降也
 文於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益策僕
 人已謂碑銘唯郭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
 之外皆愧也子雖不令不敢冒所愧以諛
 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僅
 見焉今銘揚公叔正其一也開禧三年吳
 曦以屬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僚屬
 議司席三十餘人憚視莫敢發公時攝府

學教檢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
 計禍福僕言是則正者討罪曷為弗克不
 然願與先主死此以報國揚公壯之未決也
 公泣下嗚焉請致為臣而去賅平部刺
 史陳邕上其事一詔廷一官又十九年湖州
 寇備丙授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一
 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神亦吉紹定元年
 公以戎監對岳拱殿誦去歲風雨為暴水
 潦濱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雲
 川水患之慘築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之
 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
 命重於遠羣臣而輕於絕友愛陛下居
 天位之志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

元秦郎歿於房陵詔行封謚又錄用其子
 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
 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
 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
 今也是日詔直實莫問知重慶府嗚呼明君
 臣之分厚兄弟之倫是雖人所當言而利
 誘物廷不反是為非則舉細遺大公能精
 理及分使頑者陽儒者立事君持身之緊
 若此吾豈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取正其字
 也系出漢大尉震在唐居長安靜恭里廣
 明中國子泰嗣膺從僖宗入蜀其從眉青
 仲則自筮始五傳至鑑五與知舉以三禮
 釋祠公之五世祖也曾王考芳王考拱封

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天考虞仲中大夫元
秘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
召不志謝事凡十又六年蜀人高之此史
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巴州兼山黃
公蒙為通江府俾公受經公尚幼黃器重
之楊致一天倪劉子野貞史鴻漸皆以
經術教授擢鄉里公歷登其門皆列高第家
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以
不設積者幾十歲讀書必及諸實該舉斯
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補官
慶元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年
調蘆川縣尉兩易什邡再調為綿州州學
教授轉丞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

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艱危喪知富順監
知善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郎中
遷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
興府千秋鴻禧觀疾篤以本官致仕積官
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什邡與使者
辯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光綿覈
職事之竅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往
上提學司求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
制置司檄置莫府適長沙吳公獵論蜀公
遣三書曰便職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
不敢為既亂而立大夫能抗職猶有所憚
夫亂職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
每請問論事帥為政容或疑嚴道不易治

公曰清以蒞之何縣之不治郡守銳意興
作徵索無孰先是邑鞫免役並折官價守
更理見緡公數白不听遂以所當得白直
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日爲錢四萬有奇
對償會嘉疋倅貳闕以公攝事時白崖岩
將王堙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實堙于法
或又謂羅長五諸人實道之當坐死公訪
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
因請釋之不听乃請于制司去所居官制
司以議舍掾公公但还雅安公自爲小吏
與六官抗产辯是非無所礼遜四川宣撫
使安公丙常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
子當逆臣之變免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

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
仕蒞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泮行詔以廣
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
士民其勤攻吾之闕西湖舊有堂名景濂
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尔而旋廢已
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道偽學之禁
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是聖人之學炳
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是大其徒不
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
得以疾矢於其的苟寄意於君子則自非
君子之棄而小人之繩者壽恐喪之學者
莫其遠識郡之府稟克刊籍其以康困
樁死舉生其後去郡又以梓稟數千緡子

鄰里以千緡為義道普以叛卒之擾安居
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
盡蠲其賦凡少府用進悉從戒省在郡凡
輸邊二萬緡蠲賦如之衣貧調院半之安
公復上諸朝召赴行在所公固辭詔
差知果州任滿日赴行在果以時零錢
久為民病公會一年經費諸其贏以為諸
邑對咸駭數甚夥遂上尚書按為定式民
歌之口前張後楊惠我無疆益吾同年友
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
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劑而為之
息名長生庫以贍嫗獨民至今德之
詞服中前詔趣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三

月乙亥入對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
英斷總攬威權無幸於私意無奪於邪說
以救蠱蔽以新治功次謂本朝德澤運
來新裝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為國次論
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
士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上氣益消循
循嚙之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
上奇其對頌問再三越翼日除工部郎中
時吾友直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
以言得罪于坐迂靖徐純忠胡季昭遷象
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臣民間風
與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舊
攸之異言者益眾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

易安氏官一 鳴山卷之八 十一

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論不過三
言而已為安靖為用中為更化安靜則苟
偷也用中則摸稜也更化則純政尚多何
更化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
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
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為篤
論三年廷軍器監時蜀有伏難勢張甚制
開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
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內時帥漢中
以死干賊而軍孤援薄二三公亦郵書奔
告用蜀者始忘滋其陷以深文詔下四
川制置司獄公為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
曰是將為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

自為書上之引來後臣羅告狄仁傑對獄
事為證又請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
以詩為相君壽有云潭潭位視昇既閱二
十年治効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飢饉
摘三垂烽火連人意若不紓生理絕可憐
聞者趨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
去歲風雨為沴田廬不存飢饉流離人或
相食疫氣憤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
跳梁證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陛下
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檢按
之詭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
伸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為禮義薰取之
歸上首肯再三冬孟之又對朝拜跪

夕補外過辭相君為書大略謂宰相職事
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
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呂
文靜為相歲月最久孫沔上言謂天下將
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簡無一言以啓
沃上心以諂佞為君子以姦邪為羽翼是
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末又
引史起王事勉相君毋用聚歛之臣殘酷
之吏聞者為之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
豈弟之政如三郡峽多盜官利其覺籍虛
而粥之民氏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士
曠民窮者衆公曰是賊之盜也亦餘法用
從制司市官田募民墾制置廩居租以贍

貧困雖嘗為盜者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
大變紹定三年夏四月公文乞歸得請疾
且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五
月壬辰初假館于江岸趙氏癸卯卒得年
六十又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訖
轉于朝公塋于舅故承事部丙之女三男
子森先卒埴迪功郎前監順慶府酒稅契
將任郎一女子許嫁闕取恭將仕郎孫十
人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
魏恭愿子從父弟父翁之子也餘尚幼四
年九月丁酉埴埴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
臺知坤山峻而俗介而不偃飲食作止有
常無疾聲賑行立必正方不苟此言笑祀

饗必躬畧來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
非是雖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
中命者再凡四拜乃就及位朝著甫三月
而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苟就蓋若此
然刑時行道之心未嘗不汲汲小試郡邑
間應學勅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
孤獨之類為錢凡七千萬有奇禍已祿以償
官不在焉情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
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
雜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
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
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目志南
北史唐五代皆類九編卷七十有四歷代

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十一卷東漢各
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為大
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某得罪南
遷遇公于于湖語及民事公憂形于色口
僕必不為久計也後以書至靖曰事有大
於已陵者乎不可舍而及他予益信公之
愛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二年予被命生還
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堉延書曰父之壽
未嘗有銘公也知我父者父亦深知公敢百
拜以請某每懼世降俗薄人之蒙諸負義
煇身集詒以終其身者形存而氣腐公也
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比則今
雖云世生意未忍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尚於叔正
見之悼九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
孰非廣居而安宅苟吾分所當言美利害
之究度烟日星其並至質鬼神而無作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